

- 关河疑影
- “蛇灵”
- 血色江州



央视同名电视剧小说版

钱雁秋 著

II

# 狄仁杰探神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

央视同名电视剧小说版

钱雁秋 著

# 神探 狄仁杰

II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## 第五章 李元芳再探大杨山

苍茫的夜色笼罩着群山，山坳里矗立着一座竹亭，朦胧中依稀可见。微风拂过，吹动檐角的风铃，发出几声孤零零地鸣响。

虺文忠静静地坐在竹亭里，望着苍寂的群山，心潮起伏，他的眼里仿佛含着一点儿泪水。身后传来一声叹息，虺文忠伸手揩去了眼角的泪水。萧清芳走进竹亭，轻声道：“真没想到，你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！”

虺文忠慢慢地站起来：“我并不后悔。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所做的唯一一件正确的事情！”

“可你背叛了组织！背叛了自己的誓言！也背叛了你含冤而死的父母！”

虺文忠道：“我没有背叛任何人！”

萧清芳冷冰冰地道：“你救了仇敌的性命，难道不是背叛？”

虺文忠理直气壮地道：“文忠做事，一向恩怨分明。我这样做自有道理！”

萧清芳道：“噢？我倒是想听一听。”

虺文忠道：“十年前，‘蛇灵’建坛之时，老主人率领我们所有人，在先帝灵前立下誓言，诛灭武氏，救民水火，复李唐神器。这，你还记得吧？”

萧清芳道：“当然记得。可你现在却亲手救了武则天的性命！”

虺文忠道：“不错！因为她现在还不能死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虺文忠道：“如果武则天遇刺身亡，朝廷会立刻大乱。太子

懦弱，无能左右局势，一旦地方藩镇割据，不听太子号令，朝廷便失去控制之权。再加上武三思等人虎视眈眈觊觎帝位，几派势力胶着火拼，更无法预料鹿死谁手。到那时，为了争夺帝位，几派必将挑起战火。这样，朝廷崩溃、国家分裂、生灵涂炭、黎民遭殃，就像三国、两晋一般，复李唐神器更是无从谈起。”

萧清芳一声冷笑，挖苦道：“你可真是忧国忧民呀！”

虺文忠猛地转过身：“这有什么不对吗？老主人创建‘蛇灵’，就是因为忧国忧民。可谁想到，他被捕后，你们不遵‘蛇灵’宗旨，恣意胡为，做的都是些出卖国家，危害百姓，见不得人的勾当。说到背叛，你们才是背叛！”

萧清芳阴沉着脸，冷冷地道：“你还有脸提起老主人，他若是知道你做下叛卖组织的事情，不亲手杀了你才怪！”

虺文忠一声冷笑：“叛卖组织？应该说，是你们出卖了我！我问你，白马寺中另外一个杀手是谁？”

萧清芳轻轻哼了一声：“血灵。”

虺文忠点点头：“不错。如此看来，你对我早已没有了信任，所以，在关键时刻出卖我，也是意料当中的事！”

萧清芳冷笑道：“我该信任你吗？”

虺文忠反唇相讥：“当然不该，因为，我也从没有信任过你！刚刚说到了出卖，这一次，你派我前往白马寺，实际上就是以出卖我的生命为代价，以保证刺杀的成功。而今，你竟还在此大言不惭地指责我出卖组织，真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词！萧清芳，我今日之所以还来见你一面，就是要告诉你，虺文忠从今日起，与你恩断义绝！”

萧清芳发出一阵冷冷的笑声：“真是巧言令色！说了这么多，你还是要背叛‘蛇灵’。”

虺文忠“呵呵”一声冷笑，一字一顿地道：“你并不代表‘蛇灵’，我背叛的只是你萧清芳而已！”

萧清芳阴森森地道：“还没有人能够活着脱离组织。”

虺文忠凛然道：“文忠愿做第一人，为不满你倒行逆施的兄弟姐妹开一先河！”

萧清芳道：“话说到这个份儿上，你恐怕连这个竹亭都出不

去了。‘蛇灵’绝不允许卖主求荣的人活在世上！”

虺文忠不屑地一笑，冷冷地道：“卖主求荣？在我虺文忠的心里，‘蛇灵’之主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老主人袁天罡。至于你，不过是宵小之辈，为在下所不齿！”

萧清芳气得浑身发抖，她竭力克制自己的情绪，冷冷地道：“你张口老主人，闭口老主人，如果老主人真的站在你面前，你会怎么样？”

虺文忠道：“只要他老人家发一句话，说我此事做得不对，文忠情愿自裁！”

萧清芳道：“好！这话可是你说的！”

虺文忠道：“在下语出如山，绝不食言而肥！”

萧清芳嘿嘿一声冷笑：“你现在转过身去看看，背后的人是谁？”

虺文忠转过身，袁天罡正站在他的身后。虺文忠登时惊呆了。

袁天罡望着他道：“怎么，不认识了？”

虺文忠的嘴唇颤抖着，双膝跪倒：“老主人！您、您回来了？”说着，泪水滚滚而下。

袁天罡伸出手，将他扶起来：“文忠啊，起来吧。”

虺文忠站起来，一把抓住袁天罡的手激动地道：“老主人，您、您是怎么回来的？”

袁天罡笑了笑：“这一点，现在已经不重要了。”

虺文忠愣住了。袁天罡道：“事情我都知道了，你们刚刚所说的话我也听明白了。文忠，虽然你说得有些道理，然而，在关键时刻心慈手软，放走了我们最大的敌人，这就意味着背叛！”

他的口气非常严厉，虺文忠抬起头来，疑惑地望着面前的袁天罡。

袁天罡道：“你是‘蛇灵’的元宿，难道连这一点也不明白？组织中的所有人都是深受武逆迫害，走投无路，才投奔了‘蛇灵’，因此，武逆是我们最大的敌人，无论有什么样的理由，在这件事的面前都是说不通的！”

虺文忠道：“可、可太子复国的大事，难道我们就不管

不顾？”

袁天罡道：“太子懦弱无能，难为天下之主。你想想，扶起这样一位皇帝，难道就会天下承平，民生安乐？”

虺文忠惊呆了：“老主人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袁天罡道：“意思就是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不再替李家的皇帝卖命，什么恢复李唐神器也不要再提起！‘蛇灵’要建立自己的朝廷，建立自己的天下！”

虺文忠一闻此言，霎时惊得连退两步：“什么？建立自己的天下？”

袁天罡道：“不错。”

虺文忠倒抽了一口冷气：“老主人，这可是违背了您的初衷啊！”

袁天罡道：“时过境迁，初衷也不是不能更改。文忠，此次白马寺中之事，你虽身犯大过，但念在你忠心耿耿的份儿上，就不予追究了。今后这样的事，绝不能再发生！”

虺文忠深吸了一口气，没有说话。袁天罡道：“你是‘蛇灵’六大蛇首之魁，今后要忠心辅佐，绝不可再生异心。还不向清芳道歉。”

虺文忠沉默着，岿然不动。袁天罡厉声道：“文忠，你没听到我说话吗！”

虺文忠霍地抬起头来：“老主人，恕文忠不能从命！”

袁天罡愣住了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虺文忠朗声道：“文忠身为李姓宗嗣，怎能协同组织毁灭大唐神器，篡我李氏江山！这、这岂不是卖身投敌、助纣为虐，与禽兽何异！文忠死后，还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，有何面目去见我含冤而死的父母！”

袁天罡怒道：“你……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吗？！”

虺文忠双膝跪倒：“老主人，你对文忠有养育之恩，文忠万死难报。然而，大是大非面前，恕文忠不能苟从，文忠情愿以死相谢！”

袁天罡重重地哼了一声：“好一个李家的子孙！以死相谢，好啊，那你就自裁吧！”

“当啷”一声，一柄匕首扔在了虺文忠面前。他颤抖着抬起头来，袁天罡冷冷地望着他。虺文忠狠狠地一咬牙，抓起地上的匕首：“老主人，文忠去了！”

袁天罡哼了一声，转过头去。虺文忠深吸了一口气，重重地一头叩了下去，而后缓缓抬起头来。猛地，他的身体一震，目光停留在袁天罡的一双脚上。脚上穿着八搭麻鞋，露出了里面的白袜，五根脚趾赫然在目。虺文忠腾地抬起头来，眼中精光大炽：“你是——？”

袁天罡道：“怎么？”

虺文忠眼中的精光渐敛：“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……”

猛地，他的身体闪电般跃了起来，“噌”的一声龙吟，钢刀出匣，寒光一闪直奔袁天罡胸前劈来。袁天罡毫无防备，腾身纵跃，“嚓！”身上的白袍被钢刀划开了一条长长的口子。他一声大喝：“动手！”

萧清芳狠狠地一挥手。竹亭下面发出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亭子飞快地向下陷去，虺文忠双脚点地，腾身而起跃出亭外。他的脚还没站稳，地面上沙土翻动，数十名杀手从土里飞跃而出。寒光霍霍，钢刀扑面而来。虺文忠身体平地拔起，空中调头，掌中钢刀幻成一片光雾，刹那之间，冲在前面的几名黑衣人号叫着飞了出去。其他的黑衣人们胆怯地向后退着。

袁天罡厉声高喝：“众人上前，诛杀叛逆！”萧清芳也喊道：“上，给我上，杀了他！”

黑衣人们一拥上前，虺文忠刀如闪电，将自己的身体包裹起来，黑衣杀手们碰着便死，挨着就亡，转眼间，便如刀下的麦子一般，倒下了一大片。

忽然平地里一声呼哨，虺文忠身后寒光猛闪；他飞快地转过身来，短剑已到胸前。虺文忠的钢刀连转挂住短剑，狠狠地向外一搪，“噌”的一声，偷袭之人的身体，被刀锋带得连转两圈，横飘出去，轻轻地落在了地上。这是一个身着红衫的蒙面人。

萧清芳厉声高喝：“血灵，杀了这个无耻的叛徒！”

虺文忠冷冷地道：“你就是血灵？”

血灵咬着牙哼了一声。虺文忠道：“你们知道吗，站在你

们……”

袁天罡赶忙一声怒吼，打断了虺文忠的话：“动手！”

血灵身形一纵，猿身而上，掌中短剑如毒蛇吐信般闪烁着妖异的光芒，向虺文忠的咽喉刺来。虺文忠掌中钢刀一摆，眼见二人就要碰到一处，忽然血灵的身体竟然一分为二，前面一个刺向虺文忠的咽喉，后面的那个腾身而起，跃过虺文忠的头顶，反手一剑向其背后心刺来。

虺文忠大惊，他错步拧身飞快地转动，躲开了刺向咽喉的一剑，却没能完全避开背后一剑。“嚓”！短剑在他的手臂上划开了一条深深的伤口，鲜血登时溢出。虺文忠一声大喝，连退两步。

萧清芳得意地大笑：“虺文忠，没想到吧，血灵其实是两个人。这招移形换影是她们从小到大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练成的，没有人能够识破。”

虺文忠一声冷笑：“雕虫小技而已！”说着，他纵身一跃。突然脑子一片晕眩，他的身体晃动着，脚下踉跄了两步。

萧清芳哈哈大笑：“可笑你还在作困兽之斗，血灵的刀上，涂的是见血封喉的剧毒！”

虺文忠竭力稳住身子。萧清芳冷冷地道：“杀了他！挖出他的心，祭奠总坛！”袁天罡也喝道：“给我上！”

血灵掌中的短剑一紧，徐徐向虺文忠走来。虺文忠的身体晃动起来，血灵来到他的面前，短剑平举，对准了他的咽喉。就在这刹那间，虺文忠手中寒光一闪，血灵身体带着一股血箭飞了出去，重重摔在地上，发出一声惨叫。竟然是女人的声音！

身后的另一个血灵扑上来，抱起倒地的那个，连声呼喊。虺文忠的身体连连晃动。萧清芳厉声喝道：“众人上前，诛杀叛徒！”

黑衣人一拥上前。虺文忠拼着残存的功力，猛地向上一跃，身体高高纵起，双脚在山崖上连踏，左手闪电般挥出，“砰”的一声，一股白烟腾起，霎时间便弥漫了竹亭的四周。虺文忠不见了踪影。

萧清芳厉声喝道：“给我追，一定要杀死他！”

月光静静地铺进庙中，四周一片寂静。正堂里，李元芳盘膝



而坐，双目微合。如燕躺在他的身旁，已经睡熟。忽然，远远地传来一阵叫喊声。李元芳猛地睁开眼睛。喊声越来越近，似乎朝庙门的方向而来。

如燕翻身坐起：“元芳，有动静！”

李元芳点了点头，轻轻嘘了一声。

如燕压低声音道：“是小梅吧？”李元芳摇摇头。

声音越来越近，似乎已经奔进了庙中。李元芳飞快地站起身，一拉如燕：“走！”二人纵身而起，跃上了房梁。

正堂外响起一阵散乱的脚步声，虺文忠跌跌撞撞地奔进来，一头扑在神龛前，大口喘着粗气。忽然他喉头“哇”的一声，喷出了一口黑血。

房梁上，如燕小声问是谁，元芳摇摇头。

如燕道：“好像是被人追杀。”元芳深吸了一口气，没有回答。

如燕问：“要不要下去救人？”元芳轻声道：“再看看。”

话音未落，“砰砰”几声巨响，十几名黑衣人从窗口跃进正堂，将虺文忠围了起来。紧接着，堂外脚步声杂沓而起，萧清芳率一众杀手走进来。

房梁上的如燕猛吃一惊，目光望向李元芳。李元芳一动不动，静静地盯着下面。

萧清芳走到虺文忠面前冷冷地道：“你的藏身之术不是很精到吗？怎么，不用了？”

虺元芳拼命挣扎着想站直身体，然而他的双腿不停地晃动着，嘴一张，又是一口黑血狂喷出来。萧清芳皱了皱眉，摇摇头：“谁能想到，大名鼎鼎的闪灵竟会落到这步田地！”

房梁上，元芳一听是虺文忠，不禁一惊，目光望向如燕；如燕悄悄地做了个口形：“救他。”李元芳点了点头。

萧清芳道：“虺文忠啊虺文忠，老主人给了你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只要你从今往后死心塌地地效忠组织，就既往不咎。可谁料想你竟然如此执迷不悟，真是自取灭亡！事到如今，就不要怪大姐心狠了！”

虺文忠断断续续地道：“你、你们不、不会有好、好下场的……”

萧清芳一声冷笑，阴森森地说道：“只可惜你是看不到了。好了，到那边去见你的列祖列宗吧！”说着，她一伸手拔出腰间的短剑，猛地向虺文忠咽喉刺来。

“当”！萧清芳掌中的短剑竟脱手飞了出去，“铎”的一声钉在正堂的立柱上。众人发出一声惊呼。萧清芳莫名其妙地看了看自己的手。

“萧将军，别来无恙啊。”

萧清芳猛吃一惊，抬起头来，眼前一花，一个人站在面前，正是李元芳。

萧清芳登时惊呆了：“李元芳！是、是你！”

李元芳讥讽道：“不错。真是难得，萧将军竟还能认得在下。”

萧清芳的脸色变了，她缓缓退后两步，冷笑道：“自崇州一别，已经两年了，你们可真是锲而不舍呀！”

李元芳笑了笑：“慨当以慷，暂灭‘蛇灵’，这是我们的宗旨。这一点，萧将军心里应该最清楚。”

萧清芳发出一阵阴森森的笑声：“李元芳，这大杨山中可不是崇州，更不是洛阳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这里是步步杀机。你进得来，恐怕就出不去了！”

李元芳一声长笑：“萧将军，元芳有个想法，不知你是否想听一听？”

萧清芳冷笑一声：“当然。”

李元芳的双目放射出寒光，一字一顿地道：“把这座小庙，变成你的坟墓！”

萧清芳发出一阵怪笑：“哦，我倒想看看，你怎么能够做到。”

李元芳笑了。萧清芳只觉眼前忽然一花，寒光扑面，李元芳已到面前，萧清芳纵身后跃，已经来不及。“当”！元芳掌中的钢刀重重地劈在萧清芳的前胸，萧清芳一声惨叫，身体如纸鸢一般飞出殿外，重重地摔在地上。两旁的黑衣人狂呼着围上来。李元芳掌中刀化作一片寒雾，眨眼之间，黑衣人便倒下了一大片。

正堂外，几名黑衣随从将萧清芳扶起来。她惊恐万状地看着自己的胸前，胸前的衣服已全部碎裂，露出了里面一块纯钢护心甲，甲的正面被元芳的钢刀劈开了一条长长的口子，鲜血从里面

不停地渗出。萧清芳失魂落魄地大喊道：“他、他是人是鬼，是人是鬼！”

旁边的黑衣人将她扶起来：“大姐，回总坛吧。”

萧清芳狠狠一把将黑衣人甩开：“今天不杀李元芳，我绝不会回到总坛！你们都给我上，杀了他！”忽然她胸口一阵剧痛，连连咳嗽。

数十名黑衣人围住李元芳不停地攻杀。李元芳的身影如鬼魅一般满堂游走，每走一圈，就有几名黑衣人倒在地上。

须弥座前，虺文忠睁开迷离的双眼，望着堂中的情景。忽然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，虺文忠艰难地转过头，如燕站在他面前。虺文忠登时一愣，使劲张了张嘴。如燕轻轻嘘了一声道：“不要动，跟我走。”说着，她扶起虺文忠，悄无声息地转到神龛背后。堂上一片混乱，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行踪。

正堂外，萧清芳咬牙切齿地看着里面的情势，口中大骂道：“废物，一群废物！”

身后响起了脚步声，一名黑衣人跑到萧清芳身旁道：“大姐，魔灵来了。”

话音未落，人影一闪，一个面容瘦削的年轻人站在萧清芳的面前：“大姐。”

萧清芳道：“好，来得好！”她一指堂中，“这个人就是李元芳，给我杀了他！”

魔灵点了点头，身形平地拔起，飞入正堂之中。正堂中，李元芳大呼酣战，寒光到处，黑衣人鬼哭狼嚎，尸身乱飞。魔灵深吸了一口气，撮唇一呼，正堂内的黑衣人飞快地散在了一旁。

李元芳猛地转过身来，目光望向门前的魔灵。魔灵走到他面前，不阴不阳地道：“你就是李元芳？”

李元芳双眉一扬：“你是谁？”

魔灵冷冷地道：“魔灵。早就听说过你的大名，今天，我想证实一下，你是不是传说中的那么神。”

李元芳轻蔑地道：“如果你的脑袋够结实的话，尽可一试！”

魔灵一阵冷笑：“好大的口气，还没有人敢和我说这样的话。”

李元芳道：“是吗，可现在你已经听到了。”

魔灵点了点头，双臂一振，两点寒星直奔元芳的咽喉，竟是一对流星镖。李元芳掌中钢刀一横，“噌”！流星镖将他的刀头缠住，魔灵双手一抖，用力回夺，元芳的刀竟被软镖带得飞了出去，“嗖”的一声落在了魔灵手中。

正堂外的萧清芳脸露得意之色：“魔灵，杀死他！”

魔灵冷笑道：“李元芳好大的名头，竟然如此不堪一击，真是令人齿冷！”

李元芳笑了笑：“你难道没有发现，这对流星镖只夺走了我的刀头吗？”

魔灵一愣，向手中望去，果然，软镖之上缠着的是一块刀头，却没有刀柄，刀头后面拖着一条长长的银链。李元芳举了举手：“刀柄在这儿呢！”他的手指轻轻一按刀柄上的进簧，“噌”的一声，将银链飞快地收了回来，魔灵只觉手中一轻，一对流星镖已被链子刀带到了李元芳手中。魔灵的脸色变了。

李元芳的手一抖，流星镖“啪啦”一声落在地上。他抬起头：“还有什么招数，都使出来吧！”

魔灵深吸了一口气，双手从背后缓缓伸了出来，掌中多了一对钢刺。他一声轻喝，猿身而上，钢刺闪出两道寒光，直刺元芳前胸，速度快得异乎寻常。李元芳掌中钢刀一振，踏步上前，转眼间一片刀光，将魔灵裹在了其中。二人的身体飞快转动，几乎已经难分彼此。正堂外，萧清芳紧张地看着，双手攥成了拳头。

“铮”！寒光闪烁，二人的身体飞快地分开。“当啷”，一对钢刺重重地落在地上。李元芳冷冷地看着对面的魔灵；魔灵死死地盯着李元芳。良久，魔灵轻声道：“你赢了。”“砰”！魔灵身上的衣服四散迸飞，好似蝴蝶漫空飘舞，赤裸的上身裂开了无数条口子。他的身体晃动着，“砰”的一声重重倒在地上，不停地抽搐着。萧清芳发出一声惊呼。

李元芳冷冷地道：“怎么样，萧将军，还想试一试吗？”

萧清芳柳眉倒竖怒喝道：“弟兄们，给我上，就是杀不死他，也要累死他！我就不相信，上百人杀不了他一个李元芳！给我上！”

她身旁的几名黑衣头领齐声喝喊冲上前去，可到了李元芳面前，又都停住了脚步；黑衣人们胆怯地围上来，却没有一个敢上前动手。

李元芳发出一阵开怀的大笑：“萧将军，记住，你还欠我一条命！”说着，他的身体飞也似的掠出殿外，消失在沉沉的夜色中。

萧清芳冲进正堂怒骂道：“废物！真是一群废物，这么多人竟然留不住一个李元芳！”

黑衣杀手们一个个低下了头。萧清芳重重地哼了一声，转身向须弥座前望去。虺文忠已经不翼而飞。她倒抽一口凉气，厉声问道：“虺文忠呢？”

黑衣人们也都惊呆了，一个头领结结巴巴地道：“不、不知道啊，刚刚还在这里的。”

萧清芳狠狠一跺脚：“上了李元芳的恶当了！这庙里定然还有另外一人，趁我们围攻李元芳时，暗中将虺文忠救走！我说李元芳竟然敢贸然现身，与我们酣战，原来是为了缠住我们！”

黑衣首领道：“大姐，追吧！”

萧清芳摇摇头道：“已经晚了。”她咽了口唾沫，恶狠狠地道，“一旦虺文忠落入狄仁杰手中，那就大事不妙了。一定要杀死他们！”

她猛地转过身，对身旁的黑衣首领道：“你马上通知大杨山中所有蛇穴，只要发现这三人的踪迹，立刻通报总坛！”

黑衣首领道：“是，我立刻就去！”

山洞里点着一堆篝火，虺文忠脸色紫黑，躺在地上，一动不动。一只手轻轻翻开他的眼皮，正是如燕。她看了看虺文忠的瞳孔，又摸了摸颈旁的脉搏，轻轻叹了口气，站起来。

忽然，洞外传来一阵野鸭子地叫声，如燕快步走到洞口，嘬起嘴唇，发出几声鸟鸣。“刷”的一声，一条人影从山崖上落下来，正是李元芳。如燕四下看了看，轻声道：“快进来！”

元芳快步走进洞中。如燕道：“你可算回来了，我都担心死了。”

元芳道：“放心吧，就凭‘蛇灵’那几个脓包，是留不住我

的。”说着，他快步走到虺文忠身旁，蹲下身看了看，“他怎么样？”

如燕叹了口气：“中了剧毒，我看是不行了。”

元芳道：“还有救吗？”

如燕道：“他中的毒是组织专配的，叫蟒蛤，倒是并不难解。只是在这大山沟子里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一应药品俱无，要救也无从救起呀。”

元芳抬起头道：“如燕，我们立刻带他离开这里，找一个镇甸配齐解毒药品，无论如何也要救活他！”

如燕一惊：“现在出去？元芳，我们大闹小庙，救出闪灵，而今，组织定然已经调动起大杨山中所有蛇穴暗中监视埋伏，一旦与他们遭遇，那……”

李元芳站起来：“顾不得这许多了，救人要紧，外面就是龙潭虎穴，咱们也要闯一闯！”

如燕深吸一口气，点了点头。

柳州地处岭南，是一座人烟辏集的大城市，因这里出产木材，所以民间有“吃广州、住苏州、着杭州、终柳州”的说法。

时值正午，街道上熙熙攘攘，喧嚣异常。青阳客栈门前，州衙捕快、三班公差将客栈团团包围，气氛异常紧张。围观的百姓探头探脑地向客栈内张望，指指点点，低声议论：

“怎么回事呀？”“昨天夜里，青阳客栈犯了杀人命案。”“什么，杀人命案？”“是呀，听说一间客房里面死了两个客人，都是被刀砍死的。”“你怎么知道？”“今儿一大早，我到紫阳街进货，正好碰上青阳客栈的老板去州衙报案，他跟我说的。当时，他吓得脸上都变了色了。”“这青阳客栈平时挺安静的，怎么会出这种事呢？”

在一间客房内，两具尸身横卧在地上。柳州刺史温开蹲下身，仔细地验看着死者的伤口。伤口都在咽喉之处，有两寸多长，血已经凝固。温开站起身，环顾着这间客房。房内的摆设非常简单，只有两张小榻和一张饭桌。青阳客栈的老板站在一旁，面色非常紧张。

温开转过头来问道：“这两个人是何时进店的？”

老板赶忙道：“回大人，是昨天傍晚时分。”

温开问道：“那么，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尸体？”

老板道：“今天清晨。”

温开点了点头，对身旁的法曹道：“死者伤口之处的鲜血已经凝固，据此判断，凶案应该发生在昨夜的子时左右。”

法曹点点头道：“不错。刺史大人，您看，两名死者都是喉头中刀而亡，这种情况可不多见呀。”温开点点头。

法曹道：“大人，这二人会不会是相互斗殴致死呀？”

温开道：“绝不可能。第一，屋中没有凶器；第二，两个死者是对头而倒，这就说明凶手是面对面将这二人杀死的。”

法曹转头问老板道：“昨夜，你听到什么动静了吗？”

老板苦着脸道：“回大人，小的昨晚为这两位客人送完晚饭，这二位便插上了房门。小的也回到房中休息，因一天忙碌，非常疲惫，到夜里睡得和死猪一般，什么动静也没有听到。”

温开道：“店内值夜的是何人呀？”

老板道：“啊，是一个哑巴女童。”

温开道：“将她唤来。”

老板连说：“是，是。”他转身冲外面喊道，“小凤，快进来，大人要问话！”

一个丑陋不堪的女孩子快步走进门来，看着刺史温开茶茶地发愣。老板一个箭步蹿上来，狠狠地给了她一记耳光：“混账东西，见了刺史大人还不跪下！”

女童“扑通”跪倒在地，连连叩头。温开赶忙将她扶起：“好了，好了，起来吧。”女童站起来。

温开温言道：“昨天夜里是你在值夜？”女童迟疑着点了点头。

温开道：“半夜的时候，听到什么声音了吗？”

女童想了想，抬起头来，连比带划。旁边的老板给了她一个脑瓢儿，骂道：“笨蛋，你慢点比划，大人看不明白！”

温开的脸沉了下来：“嗯！不要惊吓她，退到一旁！”

老板赶忙退到旁边。温开看着女童的手势，沉吟片刻道：“你是说，听到有人倒在地上的声音？”女童连连点头。

温开与法曹对视了一下，而后问道：“后来呢？”女童又比划起来。温开问：“你敲门，门里没有声音？”女童点点头，用手比划了一个走的动作。

温开道：“然后，你就离开了？”女童点了点头。

温开深吸了一口气，微笑道：“好了，你去吧。”

女童转身走出门去。温开对身旁的法曹道：“昨夜，凶手果然在这里。”

法曹点点头：“大人高明。”

温开转过身问老板：“昨天晚上，还有没有别人进店？”

老板道：“没有啊，就这两位客人。大人，小店酉时打烊，戌时便已关闭。除非那个凶手是自己飞进来的。”

温开点了点头，对身旁的法曹道：“命衙役收尸，传件作到州衙验看。”法曹应道“是”。

街上人来人往，铺户叫卖声不绝于耳，一派繁华景象。一面“悬壶济世”的郎中幌子从人流中现出，幌子下是一张熟悉的脸——狄仁杰。他身着便服，头戴幞头，手中高举着那面郎中幌子；身后，跟着狄春、张环、李朗、杨方、仁阔诸人。

狄公站在街边，四下寻觅着。忽然，身旁的狄春一伸手指道：“哎，老爷，您看，那就是青阳客栈。”狄公定睛望去，果然，街对面一块牌匾上写着“青阳客栈”四个大字。狄公的脸上露出了笑容：“走。”一行人快步向青阳客栈走去。

青阳客栈门前，三班衙捕抬着死者的尸体从里面快步走出来，将尸体放在门前的马车上。刺史温开和法曹随后走了出来，店老板在一旁相陪。温开停住脚步，对老板道：“刚刚对你说的，都记住了吧？”

老板连连点头：“大人放心，一有动静，小的立刻回报。”

温开道：“青阳客栈出了杀人命案，你有连坐之责，要小心为是！”

老板吓得一缩脖子，连应了好几个“是”。

狄公杂在围观的人群中，静静地望着，狄春低声道：“老爷，好像是出事了。”狄公点头。

店门前，温开和法曹快步走到官轿旁，轿帘开启，二人上轿，



衙役一声吆喝，官轿起行。店老板垂头丧气地回到店里，围观人群议论着渐渐散去。狄公对身后众人道：“走，进店。”一行人快步向店里走去。

旅店老板进得门来，一屁股坐在板凳上，沮丧地捶了一下桌子：“真他娘倒霉！”

身后，那个哑女端着茶水无声地走过来，正好老板腾地站起来，转身向柜台走去，与迎面而来的女童狠狠相撞，“乒乒”一声，茶杯摔落在地，开水溅了老板一身。老板登时暴跳如雷，指着女童的鼻子骂道：“你他妈的这个丧门鬼！自从你来了，这店里就没安生过。今天丢东西明天死人，这个店早晚败在你手里！”他越骂越气，一步蹿上前去，左右开弓给了那女童七八个耳光，打得她东倒西歪。他还不解气，又连了踹几脚，厉声怒骂。

恰在此时，狄公一行走进门来，见那老板正飞腿狠狠向女童踢去，女童缩起身子一躲，老板的脚踢在墙上，疼得龇牙咧嘴，口中骂道：“你他妈这个丧门鬼，老子打你，你还敢躲，我让你躲，我打死你！”说着，他一把抄起顶门杠，抡起来朝女童砸去。

“老板，借宿。”身后传来了狄公的声音。

顶门杠停在了半空，老板扭回头来，见狄公一行七人站在门前。老板的脸色登时阴转晴，扔下了顶门杠，对女童道：“还不起来。”女童赶忙爬起身，向后面跑去。

老板快步迎上前来，满脸堆笑：“几位，你们要住宿？”

狄公微笑道：“正是啊。”

老板道：“一共是七位？”

狄公点点头道：“要四间上房。”

老板一听客人要上房，乐得眉开眼笑：“四间，没问题！”

狄公道：“老板呀，我们是走方的郎中，这一路行来口渴难忍，是不是先让我们喝杯茶啊。”

老板连声答应，冲后面喊道：“沏茶！”

狄公对狄春等人使了个眼色，大家围坐在大桌旁。狄公道：“老板，刚刚我们在店门前看到有很多官差，是不是店里出什么事了？”

老板一愣，继而道：“没、没有啊，什么事也没有。”